

《熱河日記》中的幾個漢語語音問題試析

林麗*

<目次>

1. 引言
2. 字音
3. 外來語譯音詞
4. 結語

1. 引言

《熱河日記》是韓國朝鮮時代的著名學者朴趾源用漢語寫成的一部日記體紀行文。主要記載了他在1780年跟隨使團前往中國朝賀清高宗乾隆七十壽誕時，往來途中的見聞觀感。其內容相當豐富，被譽為是百科全書式的巨著，為後世學人了解、研究當時中國、朝鮮社會的許多方面提供了寶貴材料。

從《熱河日記》的記載中可以看出，朴趾源在中國期間，非常細緻地觀察中國社會中的一切現象，積極主動地與當時中國各個階層、各行各業和不同民族的人廣泛接觸，因此他有很多與中國人進行直接或間接語言交流的機會。他對語言的敏感和長於比較思考的學者素養，使得他在《熱河日記》中也記錄下了他所聽聞到的不少有關漢語語音的有趣內容。

下面我們就將這些材料揀擇出來，並不揣淺陋試作一點粗淺的分析，其中也有尚待解決的問題，還請方家多多指正。

* 弘益大學校 教養外國語學部 專任講師

2. 字音

2.1 “華音曷、月諸韻不能轉聲”

余曰：“諸公知此龍何名？”或曰“應龍”，或曰“旱魃”。余曰：“否也，此名罫鐵。我東鄙諺云：‘罫鐵去處，秋亦爲春’¹⁾，謂其致旱歲歉也。故貧人謀事違心，稱罫鐵之秋。”裴生曰：“龍名古奇。……”乃長吟曰：“罫處！”余呼曰：“罫鐵！”裴生復呼曰：“罫踐！”余笑曰：“非音賤也，如饜飧之饜。”東野大笑，仍大呼曰：“罫青！”一座都笑。蓋華音曷、月諸韻不能轉聲也。(卷一·盛京雜記·粟齋筆談，頁472²⁾)

朴趾源向他結識的幾個中國商人朋友提起朝鮮傳說中的毒火龍，名叫“罫鐵”。那幾個中國商人覺得有趣，便也學着叫這火龍的名字，但一連試了好幾次，卻總是發音不准。問題主要在第二個字上，他們多發成“處”、“踐”、“賤”或“青”的音。雖然朴趾源一再糾正，說應讀作“饜飧”的“饜”，但還是不能讓他們正確地發出這個詞的音來。

根據韻書，“鐵”、“饜”古音同，皆屬透母質韻，《廣韻》中爲“他結切”，屬透母屑韻開口四等入聲，後歸入山攝，擬音爲[tʰiet]³⁾。

“處”，古屬昌母魚韻，《廣韻》作“昌與切”，屬昌母語韻開口三等上聲；又作“昌據切”，屬昌母御韻開口三等去聲，後歸入遇攝，擬音爲[tʰjo]。

“踐”，古屬從母元韻，《廣韻》作“慈演切”，屬從母獮韻開口三等上聲，後歸入山攝，擬音爲[dzʰien]。

“賤”，古亦屬從母元韻，《廣韻》作“才線切”，屬從母線韻開口三等去聲，後亦歸入山攝，擬音爲[dzʰien]。

“青”，古屬清母耕韻，《廣韻》作“倉經切”，屬清母青韻開口四等平聲，後歸入梗攝，擬音爲[tsien]。

1) 韓語作“강철이 간 데는 가을도 봄이다.”

2) 文中所引《熱河日記》皆用朱瑞平校點本，上海書店，1997年。

3) 文中擬音參考的是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

據上可知，“饗”雖然在現代漢語中有聲調上的差異，但在上古、中古乃至近代的確同音；而“處”與“踐”/“賤”以及“青”在語音上卻有較大不同。但清代的漢族商人卻為何將“鐵”或“饗”的音發成“處”、“踐”或“賤”，甚至“青”呢？

朴趾源認為是當時漢語中“華音曷、月諸韻不能轉聲”的緣故。

“曷”、“月”在上古屬月部，中古皆歸山攝。“曷”、“月”與“鐵”/“饗”的相同之處是都是入聲字，收-t韻尾。但由於中古以後入聲韻尾-p、-t、-k的逐漸消失，入聲在早期官話中已不存在，因此“曷”/“月”、“鐵”/“饗”原來的-t韻尾也不可能再體現在發音上。

但即便如此，對這幾個聲、韻皆不相同的“鐵”/“饗”和“處”、“踐”/“賤”以及“青”，久居北方的漢族商人⁴⁾卻讀不准它們的音，實在是令人難以置信。

至於“轉聲”，漢語音韻學中並無此術語。經查攷，梵語中有所謂“八轉聲”，指梵語中名詞、代名詞與形容詞語尾的八種變化，又作八轉、八聲或八例。似與此處所言互無關涉。因此，我們覺得如果只是從漢語的角度來看，很難找到合理的解釋。

聯係到朴趾源不是中國人，雖然他的漢文修養很高，但口語會話能力卻不佳，因此他在與中國人交流時，大多情況下是通過筆談進行的。我們可以再設想一下當時的情形：

朴趾源和中國朋友談到朝鮮傳說中的毒火龍，他應該是一面用漢文寫出“罌處”這兩個字，一面用朝鮮語“강철”來念的，所以中國人才會因為覺得“龍名古奇”而發音新鮮有趣，進而模仿他的發音。但朴趾源所記錄下來的“罌處”、“罌踐”、“罌賤”和“罌青”，照現在推測來看，應該是他自己用漢字記的當時那兩位中國商人的實際發音，但他選用這幾個漢字的理由卻是他頭腦中根深蒂固的朝鮮漢字音，而不是它們在漢語中的實際讀音。

我們可以看看這幾個漢字在朝鮮語中的讀音：

處, 처; 踐、賤, 천; 青, 청 —— 鐵、饗, 철

4) 據朴趾源的記載：裴生，卽裴寬，字褐夫，盧龍縣人，年四十七……筆翰如飛……自刻其《邁亭集》二卷，又有《青梅詩話》二卷。盧龍縣，卽今河北省東北部之盧龍縣，明清時爲京東第一府。東野，卽李龜蒙，字東野，蜀綿竹人也，年三十九。……朗然讀書，聲出金石。”可知二人都來自北方方言區，也都有一定的文化修養。特別是裴寬不僅是京東人，而且還有自己的文集、詩話。那麼兩個人的語音應該反映的是當時的北方話語音。

經過比較，可以看出“鐵、餐”與“處、踐/賤、青”發音上的主要差別在於韻尾。由於漢語中沒有與朝鮮語“ㄷ”相對應的韻尾，因此對於一般中國人而言，要準確地讀出帶有“ㄷ”韻尾的詞語，是很困難的，要麼是丟掉了韻尾(如讀成“처”)，要麼是用其他的韻尾來代替(如讀成“친”或“칭”)。

而朴趾源“華音曷、月諸韻不能轉聲”的說法實際上應該就是這個意思，因為朝鮮語中“曷”音“갈[kal]”，“月”音“월[ʷəl]”⁵⁾，也帶有“ㄷ”韻尾。只是他所用的“轉聲”這一術語有所不妥，因而給讀者造成了理解上的一點障礙。

2.2 “錯”、“醋”同音

費生曰：“笠翁《笑史》錄龍子猶高麗僧令云，朝使出高麗，高麗使一僧陪宴，行一令曰：‘項羽、張良爭一傘，羽曰雨傘，良曰涼傘。’朝使倉促對曰：‘許由、晁錯爭一葫蘆，由曰油葫蘆，錯曰醋葫蘆。’麗僧何名？”(同上，頁48)

對酒令，就像對對子一樣，通常要求形式相仿，內部各構成部分的詞性和讀音也都要相同或對應。高麗僧出的酒令中，出現了兩個歷史人物項羽、張良和平常物品“雨傘”、“涼傘”，其中巧妙地嵌入了兩對同音字，即“羽”和“雨”、“良”和“涼”。中國的使者倉促之中所對的酒令，用的是許由、晁錯和“油葫蘆”、“醋葫蘆”，在形式和內容也基本符合要求。根據韻書：

“羽”、“雨”，古今皆為同音字。上古屬匣母魚韻，《廣韻》中作“王矩切”，後皆歸入遇攝；“良”、“涼”亦古今音同。上古屬來母陽韻，《廣韻》中為“呂張切”，後皆歸入宕攝。

而“錯”與“醋”，上古為同音字，皆屬清母鐸韻，擬音作[ts'ak]。到了中古，“錯”有兩個讀音，其一與“醋”相同，《廣韻》作“倉故切”，後歸入遇攝，擬音作[ts'u]，主要表示措置之意；其一，《廣韻》作“倉各切”，後歸入宕攝，擬音作[ts'ak]，保留着古

5) 本文所用的朝鮮語漢字音擬音參考的是伊藤智ゆき《朝鮮漢字音研究·資料篇》，汲古書院，2007年。

讀，表示錯雜之意。

既然前一酒令中的“羽”和“雨”、“良”和“涼”為兩對同音字，那麼，“錯”和“醋”，也應該是同音字才符合酒令要求。所以，我們或可以由此推斷，在早期官話中的“錯”應該還保留着中古兩個讀音中的一個——[ts'u]⁶)；而另一個讀音[ts'ak]則應該已經隨著入聲韻尾的消失而發生變化：根據北宋·邵雍《皇極經世書聲音圖》“聲四”中收-k韻尾的字和豪韻一起出現以及《中原音韻》中蕭豪韻的入聲字(-k)和“豪、寮、饒”同音等事實來看，收-k韻尾的“錯”在北宋時期韻母或許就已經變為複韻母[uo]而與現代漢語的讀音相同了⁷)。

聯係“錯”在現代漢語中的讀音，我們似乎可以略為窺見一點“錯”這個字語音演變的可能性軌跡：

上古	——>	中古	——>	近代	——>	現代
[ts'ak]		[ts'ak]		[ts'uo]		[ts'uo]
		[ts'u]		[ts'u]		[ts'u](方音)

2.3 “麗，音離·東，頭登切”

驛卒、刷驅輩所學漢語皆訛謬，渠輩語渠輩，不覺而恆用也。臭之甚穢曰“高麗臭”，謂高麗人不沐浴，足臭可惡也；有失物則曰“東夷”，謂東夷偷去也。麗，音離；東，頭登切。我人殊不識此，聞臭之不善則稱“高麗臭”，疑人偷物則稱“某也東夷”，“東夷”遂為偷物之號，可勝嘆哉。（卷四·口外異聞“麗，音離·東，頭登切”條，頁290）

高麗本從高句驪立號，去句省馬，為山高水麗，曰高麗。則《千字文》中“之麗”，當屬去聲，而中國人呼為平聲。（卷四·避暑錄，頁266）

朴趾源認為，“高麗”之國號，取的是“山高水麗”之義，所以“高麗”之“麗”和《千字文》中的“麗”都應讀作去聲，而對中國人讀為平聲感到不解。

攷之《廣韻》，卷一上平聲“支”韻下有“麗，東夷國名。”音同“離”，呂支切⁸)。

6) 在筆者家鄉四川成都近郊新津一帶的方言中，至今“錯”與“醋”仍同音，讀為[ts'u]。

7) 此處參考匿名審稿人的寶貴意見對原文有關“錯”語音演變的論述作了修改，特此致謝。

又卷四去聲“霽”韻下“麗，美也；著也。又姓，出《姓苑》。郎計切。”

又上平聲“支”韻下“驪，馬深黑色；又姓，驪戎國之後。”音亦與“離”同，呂支切。

朴趾源也提到，“高麗本從高句驪立號，去句省馬，那麼從“高麗”之來源看，“麗”字之音與“高句驪”之“驪”應當有更為密切的關係。而據上可知，“驪”為平聲。因此，中國人呼“麗”為平聲，可能正是從這個方面來考慮的。根據《現代漢語詞典》的注音可知，現代漢語普通話中“高麗”的“麗”，仍依古讀注為陽平，但在實際生活中絕大多數的現代人卻并不按照詞典讀陽平而讀為去聲。至於《千字文》“金生麗水，玉出昆岡”中的“麗”字歷來以讀陽平為準，應該也是依的古讀。但是各種注本皆認為“麗水”指的是金沙江流入雲南麗江的一段，而“麗江”的“麗”卻又讀作去聲，不免音義齟齬不合。所以，若是不考慮古讀，僅從語義上來看，自然應當像朴趾源主張的讀去聲才是。

另外，朴趾源還記錄下了“東”字的反切“頭登切”，這與我們通常在韻書中看到的“德紅切”或“都籠切”大不相同，也不見他書記載。切上字“頭”為定母，切下字“登”為登韻，而“東”字為端母東韻，可知它們的聲韻皆不相同。所以“頭登切”很可能不是“東”字的漢語反切，即便是，或者也許只是東北或華北地區方音的反映⁹⁾？

那麼，朴趾源為何會這樣寫呢？朴趾源寫作《熱河日記》時，他心中的第一預設讀者並不是中國人，即他之所以不厭其煩、極為詳盡地記錄下在中國的一切見聞觀感，為的是向當時并不太了解中國的朝鮮人介紹中國的實況，包括部分漢字字音。所以我們推測，在這裡“頭登”二字可能是用的朝鮮漢字音(頭, [tu]; 登, [tiŋ])，那麼朝鮮人據此反切即能大致讀出當時“東”在漢語中的實際讀音，只是反切的方法與漢語似乎稍有不同：即切上字取其全音充當被切字的聲母與韻腹，切下字只取其韻尾充當被切字的韻尾。與此類似，《熱河日記》中用朝鮮漢字音來標記漢語實際讀音的還有：

8) 王元亮重編《唐律疏議》附錄《唐律釋文》卷第六“名例”中亦曰：“高麗音離，東海之國，其地多產珠璣，漢時始通中國。”

9) 朝鮮燕行使團的陸路使行路線多是從鴨綠江進入中國境內，然後經東北、華北地區，最後到達北京。所以沿途所見風物習俗、所聞方音俗語也主要是東北、華北地區的實際反映。

所過村坊，小兒群聚，齊呼：“哥吾里來！哥吾里來！”或隨馬尾爭唱聒噪。“哥吾里來”者，高麗來也。（卷四·避暑錄，頁266）

“哥”、“吾”、“里”三字的朝鮮語漢字音分爲“가[ka]”、“오[ʻo]”、“리[ri]”，將前兩字的發音拼合起來，正好與漢語的“高”字同音，後一字則與漢語“麗”字音近。

2.4 “萬’是’宛’，‘歲’音’秀灑翻’”

余初以萬歲山爲萬壽山，蓋華音“萬”是“宛”，“歲”音“秀灑翻”，萬壽、萬歲音義俱似，則意一山而兩號也。今攷兩生所持古記，則果非一山。（卷五·皇圖紀略“萬壽山”條，頁318）

在這段記載裏，我們可以看出朴趾源來到中國後，在語言尤其是語音上受到的一些“衝擊”。先前，在朝鮮時，他平常學習、閱讀的是用漢文寫就的經典，與師友親朋進行書信交流、詩歌酬唱以及自己著書立說時使用的也是漢文。但在語音上，他口中、心中所熟悉的卻是朝鮮的漢字音。因此，當他來到中國，對於漢語或許產生了一種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覺。熟悉的是，眼目所見的都是朝鮮就早已熟知的漢字，但耳朵所聽聞的卻是中國的官話發音。

漢語早在中古後期就開始出現了唇音分化，即部分三等合口重唇音變成了輕唇音。而朝鮮語乃至現代韓語卻一直只有重唇音而無輕唇音。因此，“萬”字，朝鮮漢字音仍爲重唇，讀作[man]；漢語官話卻讀爲[uan⁵¹]，正與“宛”字的朝鮮漢字音[uan]相近。所以，朴趾源說“華音‘萬’是‘宛’”。

而“歲”字，作“年”義理解時，只有一個讀音，《廣韻》作“相銳切”¹⁰。這裡，朴趾源所記錄的“歲”音“秀灑翻”，我們遍查韻書亦未找到這一反切。雖然“歲”、“秀”聲母相同（心母），但“灑”爲馬韻，“歲”爲祭韻，相差甚大。因此可以肯定“秀灑翻”不是“歲”的漢語反切。我們認爲這與前面所言之“東，頭登切”屬於相同的情況，即“秀灑”用

10) 《集韻》作“須銳切”，音同。

的是朝鮮漢字音(“秀”수[su],“灑”새[sai])來拼切“歲”在漢語官話中的實際讀音。

3. 外來語譯音詞

除了上面所舉的有關字詞語音的材料外，在《熱河日記》中，朴趾源還記錄下了一些外來語譯音詞，值得我們注意。

3.1

余初以外國方言類多有聲無字，中國人譯其音而字之，如呼銀爲“蒙古”，以好金爲“愛新覺羅”，呼壯士爲“曳落河”者是也。(卷四·避暑錄，頁265-266)

“曳落河”者，滿語“壯士”也。(卷四·口外異聞·蠻語，頁290)

蒙古，衆所周知爲蒙古語Mongolia的譯音。南宋彭大雅出使蒙古後所撰寫的見聞錄《黑韃事略》中，有“黑韃之國號大蒙古。沙漠之地有蒙古山，韃語謂銀曰蒙古。女真名其國曰大金，故韃名其國曰大銀。”的記載。除此以外，我們未能找到其他有關中國人“呼銀爲‘蒙古’”的相關材料。

“愛新覺羅”是滿語Aisin Gioro的譯音。“愛新”是“黃金”的意思；“覺羅”，本指努爾哈赤的祖先最初居住的地方(即今黑龍江省伊蘭一帶)，後用作姓氏。朴趾源所謂的“以好金爲‘愛新覺羅’”似乎稍欠準確。

“曳落河”，爲突厥語elaha的譯音，指壯士、健兒。如《資治通鑑·唐紀》：“安祿山養同羅、奚、契丹降者八千餘人，謂之‘曳落河’。曳落河者，胡言壯士也。”滿語中的“曳落河”也應該是直接借自突厥語。

3.2

蒙古譯言“必閣赤”者，書生也；“八合識”者，師傅也。我國內三廳下隸號“照羅赤”，此當因襲高麗之舊。麗世多習畏兀語，“照羅赤”者，必蒙古語也。（卷四·口外異聞“照羅赤”條，頁290）

“必閣赤”，為蒙古語**biciheci**的譯音，或又譯作“必徹徹”、“必赤赤”、“筆且齊”，是為大汗掌管文書的機構或官員。宋元文獻中多可見，如南宋彭大雅《黑韃事略》：“必徹徹者，漢語令史也，使之主行文書耳。”元無名氏《射柳垂丸》第三折：“必赤赤懷著文簿。”《元史·兵志二》：“為天子主文史者曰必閣赤。”《元史·祭祀志三》：“設神位于中書省，用登歌樂，遣必閣赤致祭焉。必閣赤，譯言典書記者。”《續資治通鑒·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不明以告而輒書簿者，杖筆且齊。”原注：“舊作‘必閣赤’，今改。”可知“必閣赤”主要用以指掌管文書的官員，但與“書生”終究還是不同。因無其他證據，故難以判斷是“必閣赤”這一外來詞的意義在清代發生了變化，還是朴趾源所記有誤。

朴趾源因“必閣赤”而聯想到朝鮮國內用來稱呼三廳下隸的“照羅赤(或作詔羅赤、吹螺赤, 조라치/취라치)”，并推測該詞也是一個借自蒙古語的外來詞。查閱韓文詞典，朴趾源的推測是完全正確的。朝鮮語中，“照羅赤”可以指三種人，一指高麗時代負責警衛的下級兵士，由於蒙古入侵高麗以後，受到蒙古語的影響而得名；一指高麗、朝鮮時代專為國王演奏軍樂并擔任侍衛的吹打樂手，因高麗音樂受到元朝音樂的一定影響，所以直接借用蒙古語來稱呼這類樂手；又指在王室或國家所建的寺院、佛堂中負責灑掃的下人。由此可以推知，朝鮮語中的“照羅赤”的確本是蒙古語，起初藉以指稱下級侍衛或吹打樂手，後用以指稱寺院中的清潔工，并進一步泛指在地方行政機構負責雜務的下級隸員。

表示“師傅”之意的“八合識”，經過核查《熱河日記》其他版本發現，“合”為“合”的印刷之訛，當作“八合識”。根據學者們的研究可知，“八合識”是蒙古語**bagshi**一詞的音譯，源於古漢語“博士”，多見於元代典籍，指師傅、老師或學識淵博者、精於某種技術的人，也指道士。¹¹⁾

3.3

“蠻語‘愛莫離’者，華語‘有宿緣’也；‘落勿渾’者，華語‘沒廉恥’也。（卷四·口外異聞“蠻語”條，頁290）

清·曹去晶所著的章回體通俗長篇小說《姑妄言》¹²⁾第十一卷中有類似而更為詳細的記載：

每冬月，苗女子采刺梨入市貨人。得江、浙、楚、豫客買之，苗女喜曰“利市”，謂得佳客交易也。本省人買，則倍其價。江南人或物色之，則舉筐以贈，曰“愛莫離”。“愛莫離”，華言“與你有宿緣”也。或有調戲之者，則大怒曰：“落勿渾。”“落勿渾”者，華言“沒廉恥”也。¹³⁾

《姑妄言》大約成書於清雍正八年(1730)，據研究，此書成後以抄本形式流傳。因現存全抄本避康熙諱而不避乾隆諱，可推知乾隆朝以前已有抄本流行於世。作者署名“三韓曹去晶”，“三韓”一般為“朝鮮”的代稱，另外古代遼東也會被稱為“三韓”¹⁴⁾。而這裡朴趾源所言“蠻語”之“愛莫離”、“落勿渾”，根據《姑妄言》，當是中國西南貴州地區的苗語。而行蹤僅及東北、華北的朴趾源親耳聽到苗人講苗語的可能性是極小的。所以我們推想很可能是他在中國時(1780年，即《姑妄言》成書50年後)看到了《姑妄言》，并從中摘出了這幾個苗語譯音詞。

至於朴趾源直接看到這部小說的可能性，我們認為是相當大的。首先因為大部份朝鮮使團除了完成該次使行的主要任務外，一般還都負責多方搜集、購買中國各類圖書甚至包括禁書。朴趾源雖是隨行人員，但由於他的學者兼文人身份以及自身擁有的小說創作經驗，對當時可以見到的特別是新出的中國小說感興趣是很自然的

11) 參王風雷《“八合識”探源》，《內蒙古師範大學學報》(哲社)，2003年第4期，20-22頁。

12) 主要描寫明萬曆至清順治年間各階層人民的生活，特別是南京秦淮河畔下層的都市生活。

13) 清末民初學者徐珂《清稗類鈔》中也幾乎一字不改地摘錄了這一段。

14) 有關《姑妄言》的作者“曹去晶”、作者籍貫“三韓”和這部小說的評點人“古營州林鈍翁”等問題，學界尚無定論。但大多數學者認為作者與評點者為一人，為避“文字獄”而故弄玄虛自稱三韓(朝鮮)人，祖籍實為遼寧，但從小在南京長大。

事情。而在中國眾多的書籍當中，這部《姑妄言》之所以引起他注意的原因，我們推測多半是因為作者“三韓曹去品”的署名，讓他以為作者是朝鮮人，因而使他感到好奇并予以關注。

4. 結語

本文在對《熱河日記》中有關漢語語音的材料進行初步收集整理的基礎上，逐條分析了與字音和外來語譯音相關的幾個問題。若能夠進一步深入探討的話，應該對於漢語音韻和朝鮮語語音的研究都不無裨益。但因筆者於音韻學只能算是門外漢，限於學識，未能進行更為深入、系統的探討，實屬遺憾。不過筆者仍希望通過拙文，能夠引起韓國的漢學、中國學研究者們對《熱河日記》或與之類似的其他韓國漢文典籍的注意，因為其中所映射出來的有關漢語、有關中國的方方面面也很有研究的必要和價值。

< 參考文獻 >

- 朴趾源著、李家源譯注《熱河日記》，首爾：韓國民族文化促進會，1966。
朴趾源著、朱瑞平校點《熱河日記》，上海：上海書店，1997。
余迺永、《新校互注宋本廣韻》，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0。
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
伊藤 智ゆき、《朝鮮漢字音研究·資料篇》，汲古書院，2007。
胡裕樹主編、《現代漢語》，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
董同龢、《漢語音韻學》，臺北：學生書局，1974。
王風雷、《“八合識”探原》，《內蒙古師範大學學報》(哲社)，2003年第4期。
朱萍、《〈姑妄言〉的發現與研究述評》，《江淮論壇》2002年第6期。
《韓國漢字語詞典》，檀國大學校東洋學研究所，1992。

《연세한국어사전》, 연세대학교언어정보개발연구원, 1998.

< 국문제요 >

《열하일기》는 조선시대의 학자인 박지원이 한문으로 기록한 일기체 기행문으로, 그가 1780년 청나라 고종 건륭 황제의 70세 생일을 축하하기 위해 파견된 사신단(使團)을 따라 함께 여행하면서 중국 사회의 이모저모에 대하여 보고 들은 내용을 기록한 것이다. 또한 자신이 직·간접적으로 경험한 것들을 수시로 조선 사회와 비교하여 그에 대한 소감도 함께 기록한 것으로, ‘백과전서’식의 대작으로 평가되고 있다.

그러므로 우리는 《열하일기》를 통해서 하나의 거울과 같이 청나라 시대 중국의 여러 면을 엿볼 수 있고, 연구할 수 있다. 그는 학자로서 사물에 대한 비교와 사고력이 뛰어났으며, 특히 언어에 대한 감각이 뛰어나, 《열하일기》에서 중국 언어의 독음에 관한 흥미로운 내용들을 많이 기록하였다. 필자는 《열하일기》탐독을 통하여 이러한 자료들을 수집하였고 이에 대해 성운학·문헌학적 관점에서 분석하고자 시도하였다.

본고는 수집한 자료들을 글자의 독음과 외래어 음역(譯音) 두 가지 종류로 나눠서 축조 분석하였다. 예를 들어, 자음(字音) 부분에서는 “華音曷、月諸韻不能轉聲”이라는 서술에 근거하여 중국어에 ‘ㄹ’받침이 없고 중국인들이 ‘ㄹ’받침을 갖는 한국어 발음을 잘 하지 못한 것을 설명하였다. 또한 박지원이 한국어 중의 한자음을 이용해서 일부 한자의 중국어 발음을 반절(反切)하는 여러 예에 대해서도 설명하였다. 외래어 음역 부분에서는 주로 박지원이 기록한 몽골어와 묘어(苗語)에서 유래한 몇몇의 음역 중국어 어휘에 대해 문헌학적 고찰을 하였다.

중심어 : 《열하일기》, 성운학, 문헌학, 자음(字音), 음역

원고접수일	심사일정	1차수정	게재확정	출간
2011.6.30	2011.7.24	2011.8.14	2011.8.20	2011.8.31